

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音乐流媒体付费市场,但高销量唱片多来自“流量明星”

音乐产业回暖，期待流量经济向内容经济转型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本月初，国内在线音乐又有新纪录诞生。李宇春新专辑《流行》在QQ音乐预售，仅用7小时1分钟，销售额就达到500万元，刷新该平台达到钻石级别的速度纪录——即500万元数字唱片销售额。距离专辑发行一周，销售额已经在500万元的基础上翻了近一番。

数字销售纪录的刷新速度正以月记。该项纪录的上一个保持者是张艺兴，他的专辑《SHEEP》唱片10月上线，用时9小时11分实现500万元销售额。要知道，不到三年前，该平台发售的第一张付费数字专辑——周杰伦的《哎呦，不错哦》，用了近半年时间才发售16万张，实现销售额320万元。而就是这样一个数字，对于彼时低迷的唱片行业已是一剂强心针。

在正版化趋势和用户消费习惯转变的背景下，中国音乐市场正在逐步回暖，这是业内公认的事实。近日发布的《2017 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音乐产业年度总规模达3253.22亿元，同比增速达到7.79%。而大力推动音乐产业发展，也已成为政府与行业人士共同努力的方向。今年5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发布，首次将“音乐产业发展”列入“重大文化产业工程”。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发现，如今回暖的音乐市场仍存在一定的泡沫现象。销量数字和畅销单曲背后，能够站住脚的好歌仍屈指可数，优质原创作品的稀缺被火热的粉丝经济浪潮所掩盖了。

数字付费专辑卖音乐还是卖人气？

《2017 音乐产业发展报告》分析认为，“音乐+”融合业态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整合、重构、新生”成为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的关键词。这一观点也得到另一市场研究机构MIDIa的佐证。据后者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音乐流媒体付费市场，仅次于美国。

数字时代，“白金唱片”的诞生正越来越密集。这个以销量100万为



数字音乐浪潮席卷全球，有数据显示，2016年底全球已有1.326亿付费用户，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音乐流媒体付费市场，不过用户付费习惯尚未完全养成，收入只排在全球第13位。

大力扶植原创，不能让核心内容成为产业短板

要推动产业发展，不能只依靠流量明星，作为根本驱动的优质原创内容被视为眼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音乐制作人戈非认为，要让真正有创作才华的人才冒出来、站住脚，而不是边缘化甚至流失，是当下最迫切的问题。音乐产业最核心的内容创作不能成为短板。

翻看李宇春的专辑销售页面，购买量排名前三位的粉丝，一个人就买超过了2000张唱片。而在欧美流行乐坛当红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专辑预售页面，单人购买最高纪录也不过40张。再对照实力唱将陈奕迅，其新专辑上架有一个月的时间，专辑销量不到13万张，然而这已是一张非常傲人的成绩单，更多创作歌手的数字唱片销量，仍在千张级徘徊。

推广方式。前不久，某网络音乐平台发行一张音乐人合集《四页景》，其中一首红白色乐队的《海浪》在乐迷圈引起不小的讨论。整首歌只有11个字的不同组合，却搭配了丰富的编曲样式。而这支乐队在合集发行之前，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校园乐队，成立五年来仅发表过一张两首歌的迷你专辑。对比此前的作品，此次《海浪》在制作水准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无疑为年轻人飞扬的音乐灵感锦上添花。还有音乐平台尝试帮助音乐人用时下流行的网络直播为音乐聚拢人气，参与其中的音乐人简弘亦没有想到，一小时的直播涌入数万观众，还真正走上舞台的他，先过了一把演唱会的瘾。经历版权格局重整后，音乐行业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用户已经不再满足于网络提供的基本听歌功能，只有扶植内容创作，才能打造健康的产业生态，有利于好音乐的诞生和传播。

最好的张艾嘉

——评家庭情感题材新片《相爱相亲》

罗萌

《相爱相亲》让人联想到多年以前的李安作品《饮食男女》。李安不是不谈情，只不过处理人物感情的时候，一贯要渲染点疑窦，这是他的警觉和世故；《相爱相亲》里，无论男女老少，都有点百折不挠的意思，这是张艾嘉的纯真

在大银幕上看张艾嘉，次数不算多。这一回，坐下来，看了一会，突然觉得，原来张艾嘉现在有点像宋丹丹了。这话当然不是批评，实是有点惊喜。相像的重点不是发型，而是那种不屈不挠的絮絮叨叨，那种斩钉截铁的烟火立场。要知道张艾嘉是一代文艺女神，亲执导演棒，也快二十年了。上一部《念念》，玩的是叙事结构和闪回，这些，既是文艺遗产，也是文艺包袱。今年的《相爱相亲》，用的是最平实没花头的线性叙事——讲祖辈故事的时候，一帧闪回都没有，而张艾嘉自己的青春，也不借助梦境，不轻不重重现了一下。然而，正是这平实没花头，让我们有可能卸下一切武器，一切文艺教育，接受生活的感召，平心静气，拥抱一个单纯的舒服好看的故事。

人在中年，作为导演的张艾嘉，和作为主演的张艾嘉，在影片中，是彼此神会心契的洗尽铅华。其实，这部电影里，好的中年人，又何止张艾嘉一个。除了张艾嘉和田壮壮，《相爱相亲》召集了一大波不算年轻的大牌配角：喜感又热心、职业灵的学生家长是当年的帅小伙耿乐；下乡普法的法院工作人员是李雪健，一开口就是春风化雨；走进民政局办公室，略微谢顶、八卦分分的办事员是王志文，有点烦人有点可爱；喝多了酒从电梯里扑出来的邻居大太是刘若英，结了婚发了福，但也舒缓了曾经的紧绷感。一点不夸张，《相爱相亲》里的中年人物，几乎个个结实、耐看、有趣。这些上了点年纪的亲切面孔，是观众幸福感的来源。

不过，叙事技巧上的返璞归真，不代表缺乏表达意图的雄心。影片含括的故事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家庭，第二层是城乡。在第一个层面上，《相爱相亲》让人联想到多年以前的李安作品《饮食男女》，可比拟之处除了题材之外，还有两部电影的标题，都很环保，四平八稳、人畜无害的意思。此外，还有一条隐秘关联，那就是张艾嘉。同一个发型，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张艾嘉演了两类角色：《饮食男女》里温和忍让的单身母亲锦荣，站在生活和银幕的边缘上，她是老朱家三个女儿同情怜惜的对象，可结果大跌眼镜——老朱神不知鬼不觉跟她缔结了鸳盟，让三个女儿在饭桌上惊慌失措

地翻了“毛腔”。《相爱相亲》里为了父母合葬跟父亲的原配发生纠纷的慧英，自始至终占据着舞台的中央，然而，尽管慧英说话高声大气不依不饶，作风雷厉风行带点专横，却是最原教旨的情感专一观念维护者，连做个春梦看见的男人，也是自己老公。《饮食男女》做菜吃饭场景比重极高，《相爱相亲》基本看不清人物在吃什么；反过来形成对照的，是后者情感上的浓油赤酱。这种浓度，不体现在多，而体现在专；李安不是不谈情，只不过处理人物感情的时候，一贯要渲染点疑窦，这是他的警觉和世故；《相爱相亲》里，无论男女老少，都有点百折不挠的意思，这是张艾嘉的纯真。

第二个层面的城乡关系算得上张艾嘉的新尝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隔膜通过家族内部的历史问题来表现：老一辈的“爱情归属权”问题构成了子一代日常生活的焦虑感，而城里长大的第三代又充当了润滑剂的角色，通过对固守乡村的姥姥（外公的原配）的重新理解，完成了某种和解。实话说，电影里的乡村趋于符号化，并不能满足写实要求，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画面的把握上：看完电影，我们对“故乡”的印象，基本就是一大片红黄绿相杂的草地，一棵树，一座外公的孤坟；姥姥剥玉米，也是金黄黄铺了一地，好像印象派油画。可能因为经验的限制，《相爱相亲》对乡村的表现，既浪漫又保守：美则美矣，却静态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不同属地的代际交流中，更时时出现“我听不懂你的，你也听不懂我的。”

或许是为了保障乡村和城市势均力敌，影片才刻意把两者搞成相互免疫的姿态，免得谁说服了谁。这样一来，年轻一代的理解和感动，似乎也成了件件怀先行的事。尤其是，电影里，跟姥姥发生共鸣最多的，不是慧英的女儿，而是她的男闺蜜，一个摇滚歌手。作为一部主流价值观的影片，《相爱相亲》对摇滚青年的表现，可能比很多更文艺的电影都要更加正面，这里或许有一点青春印记的意味，但也带上了时过境迁之后的慈母心肠。平实，温暖，纯真，也许有一点天真，不过，无论如何，在我眼里，《相爱相亲》里的张艾嘉，是最好的张艾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讲师）

最新长篇《黄棠一家》立足生活现场

马原：“叙事冰山”在悄然融化

■本报记者 许畅

“他叫马原，他是个小说家。他也就是我。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在最新长篇《黄棠一家》的结尾，作家马原制造了一种“似曾相识”感，这句曾出现在他30多年前小说《虚构》开头的略显饶舌的自我介绍，几乎烙上了马式标志性风格，如今再次为马原新作带来余音缭绕的思索——曾以“叙事圈套”闻名文坛的马原，为何主动选择站在当下生活洪流中，着迷描摹时代大潮中各种具体的鱼虾、海螺或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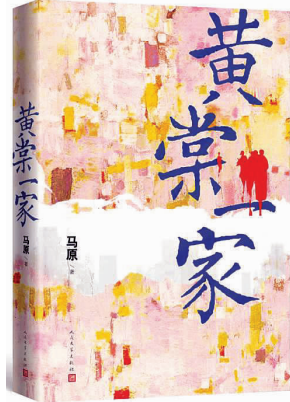
人们不禁发问：那座属于马原的“叙事冰山”是否正悄然融化？对此，马原坦言：他的创作重心确实有所改变，体现了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趋势，他饶有趣味地打量着我们所处的世界，试图用小说的手法把他观察到的世间变化浓缩到新小说聚焦的一个家庭中。

马原老友、作家余华感慨，《黄棠一家》一看就是老江湖写出来的。在他看来，小说不是简单的“新闻串烧”，书中描写的许多事件和细节，没有局限于浅层次的复刻摹写，而是探测到生活肌理展开透析，“只有对生活各个方面真正经历过、深入过，才能写出这样的内容”。

从“天上回到地下”，诗意仍是写作的向心力

主人公黄棠，取自“荒唐”的谐音。马原说，书名来源于最初三部曲系列的构想，分别叫《纠缠》《荒唐》《搞笑》，几番商量后改为《黄棠一家》。小说耐心勾勒了“黄棠一家”这个富足家庭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内心起伏，表达出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度关注，堪称当代生活一个横截面的“浮世绘”。

穿行于文中密密麻麻的写实对话、基于新闻事件改编的情节，读者不难发现，文本相当“接地气”。“马原执着地回到现实，用写作重新定义日常。但诗意仍是构成马原整个写作的向心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陈晓明说，小说遵从现实的逻辑，但仍不放弃基于现实以上的解读和思考。“现在的小说再怎么虚构，也虚构不过现实，什么事情都可能在现实中发生，那小说的使命是什么？从现实中提炼出奇观性、日常性，都不难，但二度艺术创作需在生活镜像中注入对人物命运的关切，《黄棠一家》不乏生活的温情。



马原新长篇《黄棠一家》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这种接地气，还体现在马原试水网络视频，录制发布了“九叔系列”脱口秀节目。“身边人都知道我敢说‘歪理’，以前是虚头巴脑大谈哲学世界观，当然也有意思，但现在我更乐于把生活中的趣味拎出来，跟读者网友分享。”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或不值得的，看你会不会开采”

对于马原性格中时不时闪现的率真，余华“毒舌”打趣，直呼“65岁的马原还是挺幼稚”。三天读完《黄棠一家》后，余华的判断是：“我看完这本书后的感受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取决于你是否认真去开采。”

用小说开采生活，是否依然有效？多年前，马原“小说已死”论断惊起千层浪，他认为小说在公众广泛接纳和阅读的意义上的重要度正在降低，读图读屏渐占上风。“小说仍源源不断生产，但其价值评估标准也变了。”即便如此，马原仍坚信小说家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模仿造物主，造了许多不同的丰富多彩的人生。“哪怕作者死去，他创作出来的人物，还活在人们心里。但写出好作品，很难。”

十年前的一场大病，曾让马原从上海“逃离”到云南，不过回过头看看，马原愿意将之定义“可能是小说家的幸运”。“时间的压迫，会带来使命感，我觉得有些书没写完；面对生死，会越来越过上一种思想者的生活，这个过程中，开始复原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尤其是虚构世界的热情。

乐评

斑斓点点渊源长 绚丽声声不夜香

——柏林爱乐乐团 2017 上海音乐会临响印象

韩锺恩



西蒙·拉特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前提下略有加速的处理，由此而几近完美地实现了作者通过声音写诗。于此，即是通过速度与清晰度的充分修缮以有效叙事疾风骤雨的诗性目标。

相比较晚期浪漫主义风格，对巴托克与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演绎则完全不同，突出声音的色彩对比，炫耀音响的舞性姿态，以及由此而赋予其必要的戏剧性夸张，则是必须付诸于实际演奏的主要策略。比如凸显笨拙滞重粗犷的声音形象、被纯西方艺术化了的类东方风味，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柏林诠释，以至于在我的感觉中，西蒙·拉特似乎更更适合于对这样一种近色彩铺张与戏剧性冲突的把控。带有忧伤的喘息、管乐的干涩与弦乐的湿润、沸腾前的流水咕嘟、通过舞蹈节奏给出的童话故事等等，都足以让听者通过这样一种情绪性短调去领略并不嘶哑其中的乡野滋味。

特别要提到的是王羽佳的独奏，在敲击式弹奏与节奏节拍复杂化，几乎成为20世纪钢琴作品主要结构依据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将巴托克声音予以合式

呈现，本身就是一个不俗的挑战。现场演奏中，她略带神经质的触键、发直的声音，没有回旋余地的声音、不规则节拍形成节奏错位等等，都能够让我感受到，这些朴素的声音在经过实际演奏的工艺化处理之后，已然把一些原本极不起眼的声音材料编织成了一个个具有极致品性的音响结构。

《弓弦之舞》作品与电声有密切关系，包括其标题希腊文 Chorós Chordón 所示，其目的是通过弦乐器上产生的正弦声波来表现世间物质的生成状态，所展示出来的声像显然有其师利盖蒂的影子。对此，指挥与乐队一反常态，更多反映出一种别致的谨慎，似乎在模拟电声的过程中都得像机器人那样去精确计算以至于小心翼翼地操控声音的动静。

拉赫玛尼诺夫的《a小调第三交响曲》是较有争议的一部作品。西蒙·拉特认为，这是一部略被低估的作品。我感觉，此作与其第二交响曲在内部结构中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甚至有不少就像是在接续二交的发言之。